



南希真經義海纂微

13
1660
7



仁
1660
7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七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八' and '內篇大宗師第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八 名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內篇大宗師第五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



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
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
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
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
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外內不相及而使汝往吊之丘則陋矣彼方且
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

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
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
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
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
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
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
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
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

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郭註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五藏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爲而表裏俱濟相爲於無相爲也若乃役心志以恤手足運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爲愈篤而

內外愈困矣能忘其生則無不忘隨變任化何所窮極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明至親而無愛念之情也人哭亦哭俗內之迹臨尸而歌方外之志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若乃矜乎名聲牽乎情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夫理有至極內外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吊者方內之事施於方

外則陋矣以生爲附贅懸疣氣之時聚非所
樂也以死爲決疣潰癰氣之自散非所惜也
死生代謝未始有極故不知勝負之所在聚
散變化皆異物也所假雖異共成一體故忘
肝膽遺耳目任理而直往五藏猶忘何物足
識哉其所以觀示衆人者皆其塵垢耳夫遊
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
下爲也雖爲世桎梏但與汝共之明已常自

在外也人之與魚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
得事自方外以共內然後養給而生定莫不
皆然各自足而相忘也能遊外以冥內任萬
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
於人而侔於天也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
以人理言之則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
呂註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歸根復
命之處也登天則遂於大明之上遊霧則入

於杳冥之門故撓挑無極無所終窮彼以反
真爲樂則臨尸而歌乃所宜也先王制禮使
人平好惡而復人道之正則以反真爲樂者
豈非禮意哉遊方之外則與天爲徒故以死
爲樂而不足哀遊方之內則與人爲徒故以
死爲哀而無敢樂若三人者與之爲徒而樂
其死則倍死忘生者衆矣無三人者則綢繆
於死生之間而不能解亦至人之所哀也內

外之志不同此所以不相及孔子使子貢往
吊欲其知禮意不出乎性命之情而天下之
妙理有不在禮法之間也遊乎天地之一氣
則非陰非陽以生爲附贅懸疣則以生爲喪
而侈之以死爲決疣潰癰則以死爲反而樂
之也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則非以爲實肝膽
耳目忘而遺之則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又安
能爲世俗之禮哉孔子以爲已則遊方之內

而盛稱方外之高子貢疑其雖遊方內而所
依者或不在此蓋所遊者迹而所依者心也
天之戮民言天刑之不可解若孔子則體性
抱神以遊世俗安有所依足以累其心哉是
以遊方內而不必出安天刑而不必解也此
非吾所獨與汝共之又引魚以喻人穿池而
養給不必大水也無事而生定不必方外也
相忘江湖則非特穿池而已相忘道術則非

特無事而已畸人侔天所以外而不內也天
之小人人之君子則謹於禮法而不知性命
之情者是也

林註有相與之道無相與之事有相爲之心
無相爲之迹登天遊霧致虛極也撓挑者宛
轉於造化之表相忘以生者不戀生無所終
窮未常死也編曲織廉也而已反真我猶爲
人所以發猗嘆之聲子貢怪而發問二人以

子貢不知禮意所以相視而笑也脩己德行
無有禮法外忘形骸俱同死生其道難測無
以命之孔子曰彼遊方域之外者予遊方域
之內者方外禮之意方內禮之文內外勢殊
則不相及矣與造物者為人則造化不足擬
其用遊乎天地之一氣則天地不足極其壽
附贅懸疣者氣之聚決疝潰癰者氣之散異
物者生死變化同體者六骸耳目異物既爲

假同體豈其真哉遺內忘外莫知終始言其
與化為一也孔子拘於仁義禮法故以為桎
梏亦猶天刑之不可解也蓋不得不然故云
與汝共之子貢見三人者不耦於人道故問
畸人孔子曰不耦於人道者求似於天道則
侔於天者以天言之爲君子侔於人者以天
言之則小人也聖人能人混同萬物又何畸
人侔天之有哉

詳道註形者造化之所爲命者造化之所賦
不能順形則於拘拘不無惡不能順命則於
喘喘不無怛子祀順形子來順命二者雖殊
其於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一也然
而順形未能忘形順命未能忘命若子桑三
友登天遊霧撓挑無極此忘形也臨尸而歌
顏色不變此忘命也忘形故忘其肝膽遺其
耳目忘命故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此方外者

之所爲若夫孔子則居方內而不辭安天戮
而不避無事而生定不必方外而後樂猶魚
之穿池養給不必江湖而後安以道觀之孰
知小人之非君子君子之非小人邪然則君
子小人以畸侔於天人者言之彼三人者特
賢於天之小人而已聖人混同物我無往不
適又何區區於畸人侔天乎
碧虛註無相與者自與無相爲者自爲自與

則自治自爲則無爲此所以爲相忘友登天
遊霧高蹈絕塵也事撓而挑去莫然無際故
能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也編次歌曲鼓琴相
和非爲桑戶也欲嗟警衆人耳哭泣躡踊禮
之文安生順死禮之意修行無有不見踐言
之迹無以命之未知其爲君子乎方外者妙
意方內者粗迹彼數子者方將與化俱而遊
乎太空同混茫而不二以生死爲水漚之生

滅豈天雨之固爲哉假合五行之異物託乎
造化之一體隨形體故忘肝膽黠聰明故遺
耳目出自虛無入於空洞溷世莫染自得方
外之趣安能爲繁僞之禮以示衆人哉達人
以自依爲務而以依聖迹爲戮辱故雖聖賢
趣異而應物不別也魚得水則相忘於波瀾
人得道則相忘於行路由其穿池而各養無
事而全生也順天然則忘禮法修禮法則失

天然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失天然者也人之
君子天之小人脩禮法者也能兩全者其爲
孟孫才乎
趙註相與於無相與以至無所終窮此姑射
神人之道也前章但能齊死生此則有不死
不生者焉子反琴張鼓琴歌和以反真爲樂
而笑子貢之不知禮意孔子知其道之所存
發明忘肝膽遺耳目之妙子貢因問夫子將

依方外邪方內邪孔子謂我與汝皆桎梏於
禮法是天刑之不可解也穿池而養給求安
乎水也無事而生定求安乎道也魚不離乎
水人不離乎道遊方之內也相忘於江湖相
忘於道術遊方之外也畸人者與人不耦而
與天合矣天道則真人道則僞此其所以異
也
膚齋云相與以無心相爲於無爲登天遊霧

撓挑無極即遊乎萬物之表相忘以生無所
終窮即不忘所始不求所終也往待事猶助
原壤沐柳之類編曲織箔也反真即復初禮
意猶云禮之本也此或謂莊子寓言按禮記
載原壤狸首之歌則知自古以來有此離世
絕俗之人不待學道而後有也脩行無有言
無德行與造物爲人即是與造物爲友遊乎
天地之一氣言遊乎物之初贅疣疝癰喻此

身爲天地間長物必決之潰之而後快即勞
生息死之意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即地水火
風假合爲身之論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則徬
徨逍遙何所不適哉子貢問夫子所依者方
內邪方外邪天之戮民即天刑不可解故不
得爲方外之人與汝共之者欲與之言方外
之樂也穿池而養亦足自給言得水不拘多
少得道則隨其分量以爲生疇人獨異之人

故合於天，天以爲君子，人以為小人。人以爲君子，則天以小人矣。莊子之所謂君子，有譏侮聖賢之意。蓋謂禮樂法度皆非出於自然，必剖斗折衡，使民不爭，而後爲天之君子也。亦憤世疾邪而有此過高之論。

相與於無相，與淡以成交也。相爲於無相，爲靜以成德也。登天遊霧，則飛行無所拘；相忘以生，則不知有身世。逍遙物外，何所

終窮哉！一笑莫逆，則神交；心契目擊，道存。非後世薄俗當面論心、背面笑之比也。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則桑戶之爲人可知。二友鼓琴相和，以反真爲樂，則其旨趣亦不凡矣。子貢習乎禮文，宜其怪而見問。蓋禮意所在，唯遊方外者知之。且夫子非不知此也。使子貢往觀，而發其所問，欲有以誨之耳。與造化爲人而遊乎天地。

之一氣則陰陽之變不得以二之故以生
為贅疣聽其懸附死為疝癰終於潰決惡
知先後之所在哉假四大而為身混內外
而兼忘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此其所以為
大宗師之道也子貢復問夫子何方之依
夫子謂予以仁義禮樂化人乃桎梏於造
物者與汝共之言舉不逃乎此也魚藉水
而活人藉道而生安乎水者穿池足以給

安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此喻遊方內者亦
安於方內而已至於相忘江湖道術之間
喻遊方之外非世禮所拘故處死生之變
從容而不怛也子貢聞方外之風離世絕
俗遂問畸人答以畸於人者侔於天言其
有違俗必合道也由是知天之小人乃人之
不侔君子人之君子即天之小人也兩句只是
一句明畸侔之不同天人之各異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
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國固
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
孟孫氏盡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
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
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
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
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

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
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
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
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
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
入於寥天一

郭註夫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者動而以
天行非知之匹也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

春秋冬夏四時行耳無所不安與化爲一猶
忘所知於當今豈待所知而預憂哉已化而
不生焉知未生之時方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
今在夢中自以爲覺則無以明覺之非夢生
之非死也死生覺夢不知所在當其所遇無
不自得何爲在此而憂彼邪以變化爲形之
駭動不以損累其心以形變爲且宅日新其
情不以爲死夫常覺者無往而有逆故人哭

亦哭自是其所宜也死生變化吾皆吾之玄
同內外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夢爲鳥夢
爲魚無往而不自得死生之變亦無時而足
惜也所造皆適故不及笑排者推移之謂禮
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
移矣今孟孫常適安於推排與化俱往故乃
入於寂寥而與天爲一也
呂註夫惟知其未始有物則不見有內外死

所
生之異矣必遊方之外以死爲樂至於臨尸
而歌邪是以居喪哭泣與人同而不爲哀戚
所累則與人異故寓之孟孫氏以明至至者
不離乎世俗之同生猶是死猶是哭泣猶是
雖欲簡之而不得彼三子者雖不知死生存
亡之在在而以生爲喪以死爲反則未爲不
知所以生所以死也以反真爲樂爲人爲歎
則未爲不就先不就後也孟孫氏不知所以

生所以死則生無所喪死無所反也不就先
不就後則死無足樂生無足歎也非特如是
而若化爲物者固待其所不知之化而彼亦
不知也盖方將化惡知不化方將不化惡知
已化則吾今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彼有人
之形故有駭形而心不動故無損心死生猶
夜且故有旦寔無人之情故無情死此孟孫
氏所以特覺也夫唯知此故人哭亦哭無涕

不哀是自其所以乃而不足怪也且汝方夢
爲鳥爲魚亦不知其夢則今之所言爲覺爲
夢殊未可知以明孟孫氏則忘吾而特覺者
也適所以笑適而造之非自適也故不及笑
笑所以排笑而獻之非樂笑也故不及排排
者排遺憂愁而去之則孟孫之忘死生亦不
可造而獻也安排則非有爲而排之去化則
知其不可禦而順之寥則不礙天則不人一

則不二道盡乎此矣
疑獨註凡人知生而不知死孟孫氏知人之
所不知故曰進於知矣夫安生安死何簡擇
之有孟孫所簡者道不知死生之異而避就
之也化者來不可却去不可追忘而待之理
至則應唯化所不能移者在生而達死之理
故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
化哉有係於世皆夢也及其既覺死生不能

累沈世俗之禮乎彼孟孫氏當其母死見人
駭亦駭而心不損且屬陽生也形以喻宅凡
人以情徇形故情形俱死至人知形非吾有
視爲且宅故形有死而情不死孟孫脫塵獨
悟故曰特覺也說文乃象氣出之難言孟孫
哭不出於本心因人哭而哭之此所以爲難
也吾生吾死無往非吾夢爲鳥夢爲魚隨所
遇而安之不知今之說者覺而說乎夢而說

乎蓋未達死生之理雖覺亦在夢中及其既
覺更無覺夢也偶然而適適非常而強爲適
故不至於笑心不樂而爲人笑此獻笑也排
者推移造化之理唯無所不適者適而及於
笑樂然後笑者笑而及於排故至人安其推
移忘其變化入於寥寥而與天爲一也
詳道註孟孫之善喪者道也顏回責之者情
也孟孫唯簡之而不得則所簡而取者道而

已又安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夫徇於形而累於生者常人之情有駭形而無損心則不以形爲徇有旦宅而無情死則不以生爲累如此則順其在彼者而無所逆故人哭亦哭安其在已者而無所憂故哭而不哀也夫適生於所安笑發於所樂強爲適則不至於笑爲人笑則不能排而去之孟孫之心未嘗哀樂特因人哭亦哭造而獻之之謂也其不至於

哀宜矣安其推移而無損心去其變化而無情死乃入於寥遠而與天爲一也

碧虛註哭泣居喪事死之禮無涕不哀達死之道此能盡行而進於知者也以死生爲一條故莫可簡略死生而未能簡略哭泣也夫有所避就者常情今之有身者化物旣爲化物從其所化今將化也安知死入空寥而不再爲人哉今將不化也安知生居短景而交

臂已失哉形隨化遷故有駭形心同空寥故
無損心形乃神之傳舍今且居之則修治明
且遷徙爲棄物唯達者隨變而常生故無情
死也說文乃象氣出之難謂忘哀戚而哭泣
之不易也生亦吾死亦吾故曰相與吾之至
人無已何處不吾夢爲魚鳥而厲天沒淵亦
猶是也人之迷惑死生覺夢久矣不識居長
景者無覺夢超象外者無生死也夫造作適

樂不及笑之自然陳獻笑容不及推排之無
着孟孫氏安於推排不怛去化乃入於寥寥
之天混冥而不二也
趙註孟孫才母死不哀而以善喪之名蓋魯
國夫子謂孟孫盡死生之理造致知之城然
不得不居喪不得不哭泣所謂簡之而不得
也然不戚不哀則已有所簡矣不知所以生
死先後言孝於其母事生事死一也若化爲

物謂彼既化爲異物矣其所不知者不生不
化也又豈待其所不知者與之俱化而後已
邪化者形也不化者非形其化不化惡能相
知哉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死所
謂有人之形無人之情也夫子謂回吾與汝
未覺者也孟孫氏已覺者也人哭亦哭不知
其然乃且也言且爲生夜爲死世人認生以
爲我而不知爲夜之且也吾所謂吾者亘古

今而常存夢爲魚鳥不知夢也今之言夢有
以異於夢乎造適者無入而不自得故不及
笑獻笑者觸機而喜故不及排安於造物之
推排而離於生生化化之域乃造於高遠而
與天爲徒也

膚齋云進於知者進進而知道也簡之而不
得謂居喪之禮哭泣之事猶欲簡去而不得
雖欲簡不得而所爲已甚簡矣不知所以生

死先後即反覆終始不知端倪順造化而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言聽其自然又安知將化已化與不化哉彼知道而我怪之是我之夢未覺也形有老少之變雖可駭異心閑無事故無損心且生也宅居也死生猶夜旦知生之所居者暫則死非實死故曰無情死特覺人哭亦哭言隨衆耳此是欲簡而不得處是自其所以乃言其自得之妙欲簡而不

得乃隨衆以哭也且今之相與旣以我而怪之又安知我之所謂我果何如邪此莊子鼓舞其文觀者當別具一隻眼夢鳥夢魚只是前篇化蝶之意今之言者其覺其夢即周夢爲蝶與蝶夢爲周與意有所適有時而不及笑者適之甚也因物笑是物獻笑於我出於自然何待安排世間萬事窮達得喪皆已排定我但安其所排隨化而去乃可入於寥天

名

一寥天一只造化做成百字如此
前章子祀子輿子犁子來相與爲友子輿
形病而心無事子來將死而神不懼達理
而順化者也次章子桑戶死二友編曲鼓
琴相和而歌忘形而樂化者也至此章居
母喪也欲簡之而不得故哭無涕而心不
哀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又惡知以躡
踊哭泣而爲禮哉大意明死生之不足異

使人安而順之樂而忘之生者不至摧毀
死者免於驚懼神遊所至其樂融々則所
栖託必不入於暴戾之軀矣請觀蜩蟬蜻
蝶之化其理可推將化未化凝然寂然罔
知彼我之分殊潛候天地之氣應則蛻甲
于此而化形于彼矣方其化也或誤爲他
物所觸則恚怒而變爲惡類心變於內形
移於外盖有以感召之夫化雖由於造物

亦有以見物之自造也其機可不謹哉心之所適爲造適造適則真樂內全不在乎笑而後樂因物而笑爲獻笑獻笑則出於勉強不及推排之自然物之窮通係於造化之推排人之哀樂係於推排之所遇能安於推排順於去化乃入於寥遠合乎自然天人混融無二道矣此言孟孫氏明數達變順化忘情壹以死生爲夜旦姑寓覺

夢於其間何足以係哀樂邪或問孟孫氏情忘死生心無哀戚達則達矣然施之於母喪薄親悖禮得不爲名教罪人乎曰彼方外之士所以報親者以實不以文蓋有在身陰功密行解胎散結而極乎全神超化之妙豈屑屑爲世俗之禮哉昔孔子之友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則尤甚焉者孔子過之若不聞亦卒不加責此遊方内外之

辨禮教文質之殊非達觀不足以語此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九

名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其六內篇大宗師第六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軼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育

據

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云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鵬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彫

治

直

郭註黜以仁義劓以是非言其以形教自虧不能遊自得之場意而不敢求涉中道願遊其藩籬而已許由不然之意而謂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亦有須治煅而爲器者故無莊據梁黃帝皆聞道而後亡其所務此寄言以遣云爲之累夫率然是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不息黜補劓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

整澤萬物皆自爾耳亦無愛惡於其間安所
寄其仁義故見其日新而非巧也遊於無爲
師於無師而已矣

呂註道之大通遙蕩恣睢轉從之塗是也無
莊自美而累於美據梁恃力而累於力黃帝
嘗齋心服形以復乎無知則其始不能無用
知也鑪所以鎔鑄錘所以煅煉言三人之亡
其累非天性無之亦在於鎔鑄煅煉之間則

安知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補我劓使我棄其
成心以隨先生之無爲邪夫整澤萬物長於
上古刻彫衆形此吾之所遊而以爲師者也
子欲息黥而補劓亦以是爲師而已
林註躬服仁義所以盡性明言是非所以窮
理堯方內之治天下者故其告意而若此許
由謂堯旣黥汝以仁義劓汝以是非矣汝來
何爲遙蕩遠泛恣睢轉從往來自適貌意而

既悟爲仁義是非之所拘而不能出今願遊
於道之藩籬而許由以育瞽喻之意而心願
受教故舉三子之亡其美力知者皆在鑪錘
之間人之所以至於道亦由學耳詎知造物
者不息補我黥劓使兼其所成之道以隨先
生邪許由謂物皆自造我與物俱不可知宜
之而已吾師乎指道而言罄碎萬物而不爲
義與亡國而不失人心意同蓋萬物皆自然

仁義之名將誰寄哉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言
道之至久也覆載天地道之體刻彫衆形道
之用凡吾之所遊者如此已

詳道註古之論道者再變而及仁義八變而
及是非仁義者道之散是非又仁義之薄則
仁義之害猶黥汝是非之害猶劓汝也亡其
知則無知甚於失美與力者矣許由謂仁義
是非之所育瞽者不足以見道意而謂美力

知者冶煨而去之皆可以入道則前之所虧
者在補息後之所成者在訓導耳故齧碎萬
物非戾之也澤及萬世非愛之也長上古而
不老則其變日新彫衆形而非巧則其用日
藏非遊於仁義是非之表者能如是乎
碧虛註以聖迹爲刑戮於何遊夫縱散自得
無係之場夫知力美者稟受所有斯難去者
皆因聞道而亡失此言聖賢情性猶假鍛鍊

而成況中下之才乎今雖爲聖迹所虧豈知
造物者不有息補乎且性之虛靈黥劓何損
今衆此成全之性以隨先生之後又何猜嫌
夫道師未嘗有仁義之名今汝招黥劓之詬
得不怪哉若光景都亡始可遊道之區域矣
趙註由謂意而堯旣以仁義是非黥劓汝之
身無復有彷徨逍遙之樂矣意而願遊其藩
由以盲瞽告之意而方悟仁義是非存於曾

中果足以害道也於是引美力知爲喻言一
經大治怡然理解安知我之黥不息剝不補
邪吾師乎言吾所師之道吾所謂仁義非子
之仁義也陰慘而萬物殺非義也陽舒而萬
物生非仁也亘古窮今非老也範圍曲成非
巧也吾道如是而已當於此而遊之
庸齋云遙蕩放蕩恣睢縱橫轉徙變動也盲
瞽之喻謂汝無資質不足以聞道意而謂去

故習而自悟在轉移之間願乘自然之理以
事先生由嘆未可知言求必汝能如此也吾
師乎已下方說出本篇大宗師蓋無爲而爲
自然而然我無容心故不得以仁義名之也
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亦此意長於
上古等三句皆形容自然之道遊心於自然
則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吾之所
遊者如此而已矣

許由一於無爲兼忘天下者也堯不免於
有爲兼濟天下者也兼忘則已逸而天下
化兼濟則已勞而天下逸聖人一出處
而有方內方外之分所異者迹所同者也
躬服仁義明言是非方內之學也遙蕩恣
睢轉徙之塗方外之遊也意而爲方內禮
教黥涅殘劓之餘而聞言心悟願舍方內
而遊方外志亦可嘉然由未之許意而遂

引三子天稟殊絕猶聞道而化則吾之此
來也亦在陶鎔錘鍊之間耳夫學道者所
以求復其初保其全而勿傷也旣黥旣劓
而望造物之息補不亦在乎自息自補造
物何與焉意而謂儻黥可息而劓可補吾
將復爲全人乘此成全之機以墮先生之
後而進乎道未晚也人患過不知改迷不
思復意而悟昨非而今是亦可謂善復者

矣人之所師者道吾師乎指道而言也下
四句發明大宗師之道超仁義而貫古今
盖出於無為之為不化之化豈世間技巧
所能及哉遊謂徜徉自得於其間無適而
非逍遙也故經中不一言之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
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
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

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
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
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
而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郭註顏子以損之為益而夫子謂仁者兼愛
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
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
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猶未玄達

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
忘其所以其坐忘者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
迹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有天地然後曠然
與化爲體而無不同也無物不同則未嘗不
適故無好惡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常也
呂註人之爲人也久矣其悟道雖在一言之
頃而復於無物非一日之積也回聞心齋而
未始有回則悟道於一日其忘仁義禮樂以

至於坐忘則非一日之積也同則物視其所
一故無好化則未始有極也故無常同於大
通則同於化而已矣
林註忘仁義而進於忘禮樂猶未離乎封域
則有物也又進而至於無物則肢體於是乎
隨黜猶出乎勉強離去則自然矣同乎大通
與物爲一也好惡起於不同同則無好惡命
萬物之謂化化則無常也言回能與物爲一

與化爲人予亦願從其後蓋孔子謙辭也
詳道註枝海以爲百川則見川不見海合百
川以歸海則見海不見川道海也仁義禮樂
百川也回得道而忘仁義禮樂是觀海而忘
百川然猶未忘道也至於離形而忘物去知
而忘心冥然無所係累則道果何在哉與我
兼忘而已此回之所以賢也義近禮仁近樂
故忘義而後忘禮忘仁而後忘樂蓋回之忘

有所不忘而其益有所謂損不忘其所忘以
歸於誠忘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損非造坐
忘之妙何足以與此
碧虛註顏子之益謂損外益內也愛物之謂
仁利物之謂義愛利屬乎外忘之則可於道
則未也禮者體之威儀樂者心之沖和心體
係乎內忘之則可於道則未也坐忘者無時
而不忘隨肢體謂即應而忘黜聰明謂即照

而忘即應而忘離形去知也即照而忘同乎
大通也體同太空則無好惡心同造化則無
斷常矣
趙註仁義禮樂君子不可一日去顏子心融
乎理則四者之名不立而忘之矣隨肢體離
形也黜聰明去智也同於大通則與道爲一
矣夫子之意蓋謂好惡兩捐常變俱泯是所
謂同是所謂化汝果能是吾將汝師意其未

必然也曰隨黜曰離去未免於有心亦不得
謂之忘也

膚齋云坐忘之說乃莊子借顏子之名以形
容造道之妙益矣言有所得也先忘仁義而
後忘禮樂猶外天下而後外萬物至於坐忘
則有無俱遣四肢耳目皆不自知而同於大
通之道也與道爲一則化化則無所住而生
其心矣

已

仁義本乎心心致虛則忘之易禮樂由乎
習習既久則忘之難顏子於斯二者既已
俱忘則亦能人之所難能矣而夫子猶以
爲未蓋欲進之而造夫道之極於此有以
見鑄顏之意他人至是則望崔而反矣顏
子又從而進坐忘之妙夫子乃驚駭反問
訝其得之之速也回告以離形去知同於
大通必由忘之而後忘物斯爲坐忘矣夫

夫外不知所以同而同是爲大通之道豈好同
其信而同之哉猶大化之運頃刻不停人處其
中與之俱運幼蒙長慧壯勞老逸其間出
處動靜興廢變遷亦何常之有蓋非欲化
而求化也物理自然古今一致唯得道者
我欲不化忘之而已此二句乃夫子印證
坐忘一段公案欲人求同於異安化爲常
冥形於忘合道於虛則至矣盡矣人而信

能無以外習滑湛然之真則夫坐忘者亦
學道分內事夫子推之爲賢蓋所以獎成
之而誘進其從云耳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
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
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
其詩焉子輿人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
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
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郭註此二人相爲於無相爲者也今裹飯而
往食之亦天理自爾非相爲而後往也子桑
鼓琴哀歌求其爲之者而不得言物皆自然
無爲之者也

呂註莊子論大宗師而卒之以孟孫才顏回
以爲如孔子之徒體性抱神以遊世俗而後

爲至也然恐學者以子桑之徒爲不及孟孫
氏子輿之徒爲不及子桑於是復合而論之
其言則皆至於命而安之之辭諸子之迹雖
不同以道爲大宗師而至於命則一也
林註子桑忘形遺生故當其病也不以病爲
病一歸之命而已不任其聲以病而力微故
舉詩如此其趣也父母至親天地至公豈私
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則亦命焉耳萬

化咸歸於一命此道極也

碧虛註寒與之衣飢與之食猶魚之相濡以
沫非矯情也不任其聲備也趣舉其詩不成
章曲貧病之極求其爲之者而不得卒歸之
於命任命則無不達矣
趙註子桑固窮安命與夫子厄於陳蔡而絃
歌不輟顏子居陋巷而樂不改意同
盧齋云不任其聲無力而聲微也趣與其詩

情隘而辭蹙也父母豈欲吾貧天地豈私貧
我語最精絕求其爲之者不得而歸之命蓋
謂自然之理在天地之上命即自然之理是
所謂大宗師也看莊子此篇高於列子力命
篇矣

未古之所謂反者道義相資成德就業急難
相濟生死不渝者也觀子輿之於子桑無
愧於交道矣淋雨而憂其病知子桑之貧

也裏飯而往食之知子桑之飢也入門聞
歌而驚問恐子桑困窮而怨尤失其操守
也子桑謂父母豈欲吾貧天地豈私貧我
可謂達人高論非困窮所能厄也第以爲
至此極猶未能忘情於其間旣而歸諸命
則能以理勝而處之有道使子輿所以忘
言也

南華用以結大宗師之旨即西銘所謂貧

賤憂戚王汝於成蓋非磨礪之久涵養之
極不足以大任故也學道君子宜深體之
民物之衆主之者君學徒之衆訓之者師天
生聖賢作之君師所以建隆治體恢拓化源
使人知道德之可尊性命所當究君臣父子
無失其倫天下國家同歸于治者也然而正
心誠意之本傳道授業之微非師無以任其
爲道也至矣宗師則爲學者所主而尊之之

刑

稱冠之以大猶云衆父父也首論知天知人
明義命以立其本以知之所知養知所不知
則以人合天知出於不知是知之盛也故繼
以真人真知寢不夢而覺無憂出不訢而入
不距虛而不華悅乎忘言誠若無爲也而形
禮知德治世之具密有以體翼之而至極乎
內聖外王之道者也夫人之愛其父忠其君
而身猶死之況其卓然至真者乎真之可貴

有尊於父^君之命而世俗罔知徒從事乎响濡
濕沫不若相忘江湖之爲愈也大塊載形佚
老息死此造物之善吾形也而人多貪生畏
死故設藏舟藏山之愈以破其惑凡有形有
生理無不遯雖壑澤深固猶不免乎變遷有
以見造物者無形而有力也以有限之軀藏
無窮之宇宙惡保其不遯哉唯能藏天下於
天下斯無遯矣是乃聖人所遊一化所待生

天生地萬化而未始有極者何特遇人之形
而竊喜之乎長上古而不爲老登雲天而處
玄宮皆真人之妙用大宗師體之以爲本民
物學徒倚之以爲命者也女偶之無古無今
則死生不得係之矣祀來之莫逆相友則物
我不得間之矣故左雞右彈神馬尻輪聽造
物之化隨所遇而安古之所謂懸解也曾何
蟲臂鼠肝之足較而妄啓躍冶之疑邪子反

琴張弦歌而吊桑戶以涉世爲勞反真爲幸
此遊方之外異乎世俗者方且與造物爲人
則壽夭窮通不足盡其變天地寒暑不得拘
其體矣孟孫氏有駭形而無損心猶夢爲魚
鳥而厲天沒淵安於一時之化豈以形間而
異情哉昔者南華夢爲胡蝶亦猶是也而今
所言爲覺爲夢唯超乎覺夢者知之顏子墮
體黜聰坐忘造極傳心理窟繼統聖門原夫

出藍之青實爲師者善化之力也至於子桑
鼓琴若歌若哭求其爲之者不得卒歸之於
命有大宗師之道而不得行於時故是篇終
於子桑之安命真人已得道則超乎命世累
不得係之大宗師主乎弘道覺民然而命有
窮達或行或止此係乎時而道無益損焉所
謂真知則究極天人暢達性命而無疑者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以處已而言命物之

化而守其宗則以宰物而言處己之命子桑
是也宰物之命其唯大宗師乎而無幾者山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應帝王第一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
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
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
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々其覺于
々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

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郭註有虞泰氏皆世事之迹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世孰名之哉故衆羣愛履萬世世有夷險迹有不及也夫以所好為是人所惡為非人者以是非為域也能出於非人之域必入於無非人之境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感仁而要人邪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夫如是則奚必是人非人之有任其自知

故情信任其自得故無偽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有虞之世也

呂註齧缺問王倪即子知物之所同是邪子知子之所不知邪然則物無知邪所謂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邪四問而王倪一答以不知夫物之所同是者止於所不知王倪之不知乃真不知而體之者也有虞亦訓憂虞泰氏亦泰定之義謂有知而有虞不若無知

而泰定有虞氏之迹猶感仁以要人而人從之固得人矣然以仁為臧而是之不免以不仁為否而非之是未始出於非人有人有非人樊然散亂矣泰氏其卧徐々其覺于々以已為馬以已為牛莫之惡也故其知信而不疑其得真而不偽惡知不仁之為否而入於非人乎自王倪觀之則有虞氏不及泰氏可知矣不及者言其迹泰氏則有虞氏之所以

迹也欲得其所以迹者解心釋神深造乎王倪之所不知而已

林註泰氏上古淳朴之世至堯則朴散而法成舜又因堯之法而增大之所以不及泰氏非聖人之道不同蓋時事之變聖人應迹亦不得不異耳有虞氏以仁為善而要天下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人之有仁則以不仁為非人以仁道言之有虞氏固出於非人

矣以天道言之則有人者亦未免於非人也
徐々于々皆舒緩貌以形容其淳朴或以已
為馬或以已為牛一安之而已故其知情信
而其德甚真未始入於非人言其無是非也
詳道註道以不知為內知之為外不知為深
知之為淺故齧缺四問而王倪一答以不知
齧缺因悟喜而以告蒲衣蒲衣乃語以無為
之迹經曰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之民又曰

有虞氏之藥瘍舜有羶行皆感仁以要人於
道已不淳矣故未始出於非人秦氏則物我
兼忘無所係累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
也而謂之馬其所知者情信其所得者甚真
於道淳而不漓故曰未始入於非人秦失之
於老聃曰吾以為人也而今非也所謂非人
義蓋如此
碧虛註聖人行不言之教則四問四不知者

性

乃應帝王之綱紐也虞氏喻有知泰氏喻無知臧人以要人有善惡也未始出於非人謂趣同流俗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無物我也知流不偽故曰情信所行不喪故曰德真未始入於非人謂超出塵表也趙註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必至於無知然後為真知齧缺躍然而悟以告蒲衣蒲衣曰子何知之晚也有虞以仁為善求以得

未

百姓之歡心此人之合未始離乎天也泰氏則覺寐自得以我為馬可也以我為牛亦可也喜怒不作物我兩忘此真人之道也其知情信覆載寒暑無差也其德甚真無一毫之偽也此天之合未始離乎人也有虞之於泰氏猶堯之於許由也八問天也姑曰未說出庸齋云四問而四不答即維摩經以不言為不二法門之意齧缺悟其不言之言喜而告

蒲衣蒲衣謂汝今方悟邪秦氏古帝王懷仁以結人心亦可以得人不出於如天而已謂其但能與天為徒非人即天也故曰未始出於非人未始出猶曰不過如此也不曰天而曰非人是其奇筆以已為馬以已為牛皆置之不問聽人誰何也其所知皆實理其德在已皆天真也到此處天亦不足以名之任其自然而然又出於造化之上故曰未始入於

非人前曰出後曰入者他下字處

齧缺問王倪即齊物篇中四問是篇復舉以標其首明真知無知是以能無不知而帝王之道尤宜忘知以任物使聰者為之聽明者為之視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捍吾則端拱而致無為之治豈不偉歟故齧缺因王倪之對喜而告蒲衣蒲衣謂汝乃今知有虞不及秦氏蓋以仁為善不能不

虞而出之未始出於非人德合乎人而已
泰氏覺卧自得知德俱直未始入於非人
則道合乎天何有出入道合乎天而人歸
之此應帝王之第一義也臧字音義舊作
藏故崔註云懷仁義以結人也成疏因之
呂氏從臧釋之以善林陳諸解皆從呂說
或謂臧藏二字通借用按漢書食貨志輕
微易臧則是借臧為藏而無以藏代臧之

理今本多作臧以善釋之為當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
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
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
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
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
飛以避矰弋之害鼪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
熏鑿之患而曾二虫之無知

郭註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
兼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故聖人之治
不也全其分內各正性命而已不為其所不能
也且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是以帝王任之而
不為使萬物自成也汝曾不如此二夷之各
存而不待教乎
呂註君人者聲為律身為度而用人惟己則
固有所謂以己出經者矣以義制事而他人

有心于忖度之則固有所謂式義度人者矣
此特其明之用非命物而化之者則所謂經
者未必經所謂義者未必義不免為欺德而
已且猶涉海繫河不足以有成使蚤負山不
足以勝任也夫大物之至重神器之不可為
而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則治外而已正而後
行確乎能事則非治外之謂也若然者無有
偏陂而人不見其所向無有反側而人不見

鑿

其所皆無有好惡人不可得而就避也凡吾之所為者皆出於玄同則天下之真情偽得矣孰敢操竒器以探我領珠於九重之淵哉今夫鳥鼠之高飛深穴以避患也曾謂二叟之無知乎人又知於二叟不能無已而使彼有以窺之則二叟之不若也

林註用已出法度以治天下終不能成功如涉海鑿河使蚤負山言不勝其任也古者聖

人治天下使民各安居物皆遂性何弊於法度以治外哉言聖人順民物之性於事確乎有能之者因而任之止於分內耳夫鳥高飛鼠深穴所以避患也不待教而然民有常性使之盡分而已何必作為經式義度以拂亂其常性哉詳道註日中不以晦蒞衆始者不以權應物不以晦蒞衆故以已出經不以權應物故式義度人如此則如涉海鑿河不

循其理使蚤負山不量其才也不循其理非所謂正而後行者也不量其才非所謂確乎能其事者也夫鳥鼠猶知高飛深穴以避害則聖人之治豈可以已出經而取患哉
碧虛註出經濟之術用仁義之道庶民孰敢不聽而化諸不修己而飾人故曰欺德治外乎言必先治內也正而後行邪則不能率衆也禽鼠微物尚違害以全生理而況於人乎

具

言出經式義乃治世之其非君人者之所以具也
趙註日中始告肩吾以聖人之治天下立經陳紀為萬世法則天下莫不服從矣接輿謂大海無際涉而鑿河蚤蚤至小使之負山喻藉區々之經式義度以整齊天下俾之向化萬無是理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為而民自化聖人盡其在我者而已豈以治外為務哉

鳥鼠猶知避危就安不而待教人而不若二
蟲邪
虞齋云經式義皆出於己以身為天下化也
度人即化民經式義句法與和豫通同欺德
言自欺非實德也治外者言化之以身則有
跡也正而後行順性命之理也能其事者盡
此自然之事也鳥鼠之避患言有迹者必有
累曾不若二蟲之知也

日中始務明而好為首者也故告肩吾君
人之道若此以己出經式義度則正人以
法而不安其性命之情人孰敢不聽而化
諸則必人之己從非心悅誠服也故接輿
指為欺德謂非實德不待欺人抑自欺耳
以是而治天下憑虛莫濟必不勝任也夫
聖人之治豈務外乎言經式義度皆治外
之具正而後行確乎能事謂道德性命之

理吾身之內務本立於內則施之齊家治國平天下可也且禽鼠猶知高飛深穴以避害況欲君人而欺德以召患乎曾二夷之不若也故古之應帝王者無欲無為天下自化若任知能以為之則君勞於上民亂於下何望乎治哉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諸解多從經從人為句林趙從度為句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以

已出經式義庶民孰敢不聽而化諸續考
吳門官本作以已制經制字獨異博參衆
說林趙斷句為優今從之

天根遊於殷陽至蓂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棄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垠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

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
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郭註問為天下則非超於大初止於玄冥者
也與造化者為人則任人之自為莽眇羣碎
天貌兼羣碎馳萬物故能出處常通放乎自得
之場不治而自治也任性則淡漠靜於性而
止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果不
足以生而順公乃全也

淡

呂註無名人則體道者也體道者無所忻厭
此云忻厭與人同也忻則與造物者為人厭
則兼莽眇之鳥出六極之外何則彼其為人
存亡在已出入無迹孰肯以天下為事汝又
何帛以治天下感其心為遊心於深至無容
私焉是乃無事而取天下之道也
林註天根自然之本無名指聖人不豫謂不
見於其先而乃發問也與造物者為人倦則

又乘夫杳冥而能飛者出六極之外此言聖
人之道無乎不在而實無為斯足以應帝王
矣汝又何法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言其不
足以感動我也天根又問答以遊心於淡則
無味合氣於漠則無暴無味所以清神無暴
所以養氣也則物來而不逆大同而無私不
則於治而天下治矣
詳道註天根以言本無名以言聖天根起本

以應未出晦以趨明而問為天下無名人所
以鄙之夫與造物者為人已涉於有事矣故
厭則乘莽眇出六極遊何有處壙垠也莽眇
喻心乘之以遊即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
而無私者也若是則不為天下而天下自治
又奚以法治之哉
碧虛註與造物者為人有目造也乘莽眇
出六極凌虛履妙超陰陽也遊何有處壙垠

冥

造道之域居空同也順物自然而無容私有
私則失自然矣趙註天根者宗主之稱無名
者真人之號殷陽盛明之地蓼水寥寬之鄉
造物者覆載天地彫刻衆形本非有心予猶
厭之而超乎形氣之表又何必以治天下感
動我心為無名人又問乃以順物自然之理
答之凡有心於為者皆容私也天根此問之
失在為之一字無為則天下自治矣

膚齋云與造物者為人處世而順自然也遊
於世間已足將遊乎造物之外莽眇虛無之
氣何有墮垠太虛無極也何故以治天下感
觸予之心帛字崔本作亦何故之意淡漠
無形氣猶性也以此心此性皆合於自然前
云無聽以心而聽以氣則此氣字合以性釋
之順造物而無容心則天下自治何必為天
下乎無名人即子虛烏有之類

天根喻自然之本當隱晦涵育任物自化
今趨於盛明之方自顯以求有為故問為
天下無名聖人所以鄙之謂何所問之不
悅我心也乃自陳無為放曠之樂就以點
化之與造物者為人言與化俱運任而不
助也莽眇猶杳冥鳥喻飛行無迹墮壤虛
豁貌言我逍遙自適若此汝何法以治天
下感動予心哉天根又問無名人告以遊

南華心於淡無嗜欲也合氣於漠無所暴也順
物自然而無容私有心於為天下則有私
而失其自然名曰治之而亂之所由生也
蓋治天下之道無他善復其自然之本則
身脩而天下治矣天根不治反求諸已而
懷寶自迷哀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

立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一

立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應帝王第二

比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
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也明王乎老聃曰是於
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
文來田猿狙之便執爨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
明王乎陽子居蹇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

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郭註胥易枝條勞形怵心言此功夫容身不得不足以比聖王蓋以文彩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脩乎無方者也天下無明王則莫能自得然功在無為而還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而民莫知恃賴雖有

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為己名物皆自以為得而喜居變化之塗日新而無方與萬物為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冥物何暇遊虛哉
呂註嚮疾者趨事之速強梁則非以柔勝物而徹之非能無知疏之而明非明之所自出學道不勸則未能日損以為道者也能有所技則勞其形思有所係則怵其心猶百工以短長有無胥易非聖人所以用天下也虎豹

田

猿狗之來由藉皆有以取之則夫勞形怵心而為天下用者亦強梁疏明之所自取也藉猶借言巧力為人所借也有力弗居化貨弗恃則凡有者不得舉而名我使物自喜而已所以然者立於不測遊於無有故也則向之所以比明王者不亦踈乎
林註明者神之散王者聖之動應帝王者出而治世故以嚮疾疏明為問答以如是而可

儿

化

比明王則是昏徒好易技係勞形怵心者皆可望於聖人虎豹以文而來田獵猿狗以便而招繩籍皆可以比明王乎子居驚問明王之治答以功蓋天下而不有化貨萬物而不恃言古之明王無意於天下而天下歸之以至運精神以此天地之德動心術以應事物之變其本莫不始於此故雖有功而不舉以為名化物而不自以為喜是以天下以功歸

之物自喜之立乎不測之上而陰陽莫能制
遊乎無有之鄉而萬物莫能累也而不舉以
詳道註嚮疾強梁則與能如嬰兒異矣物徹
疏明則與明道若昧者異矣學道不勸則與
絕學無憂者異矣明王即聖人聖人無為而
天下化今弊々於三者而與物為爭猶以技
係交易而牟利者也豈惟勞形爾
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壺子曰吾與汝

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又
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
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
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
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
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
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
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

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曩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曩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

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已壺子曰曩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郭註未懷道則有心而亢其一方以必信於

世故可得而相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濕灰
同其寂魄此至人無惑之時也夫至人其動
靜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雖
動靜流止之不同無為而自爾一也今季咸
見其尸居坐忘即謂將死覩其神動天隨即
不謂有生耳誠能應不以心理自玄符與化昇
降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非相者所測
此應帝王之大意也德機不發曰杜權亦機

也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猶
外乎此感應之容也存自然而覆載則天機
玄應利名之飾皆為棄物機發於踵常在極
上起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居太沖之極
浩然無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措其間
也物各不平混然一之管窺者莫見其涯故
似不齊淵者靜默之謂雖流水之與止水觀
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

至人用舍雖異玄默一焉故略舉三異以明
之雖波流水寔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
無為深根寧極虛而委蛇無心而順物不知
誰何汎然無所係寔化頽靡世事波流無往
而不因也食豕如食人忘貴賤也於事無與
親唯所遇耳去華取實雖怵心外患將至矣
夫明王之治有功弗居則我何力於民化物
不恃則民何得於我是以名不舉而迹不彰

實不聚而患莫及以虛而為羣實之宗以無
而供萬物之求也
碧虛註所嚮之處嫌疾強梁不容惡也徹通
事物䟽豁明白尚聰明也以此妄知易彼自
然使其技能相係勞苦其形怵惕其心者也
虎豹猿狙喻以能召患似不自己忘我也而
民弗恃忘功也有莫舉名忘名也遊乎無有
兼忘也明王之治如是而已

趙註嚮疾者所志捷疾強梁者剛果敢為物
來能明力行不勸如此可比明王否答以道
尚柔晦無為若此則與道相反而為才所累
豈惟勞形怵心又有害焉猶虎豹猿狙來田
來藉皆以才掇禍不足以治天下也子居更
謂蓋銳於有為老子則安於無為故答以功
成而若不自我出物化而弗恃以為能物各
自適而莫能名吾之功即孔子贊堯所謂民

無能名而巍乎有功者也
庸齋云嚮疾強梁等語雖不指名而譏孔子
胥刑徒易更也猶云卒更也必古有此語猶
漢云鬼薪技係者以工巧而係累技術之人
也言如此為學身心俱勞猶虎豹以文而招
田臘猿狗以便而招繩藉此貶之之甚也子
居再問卒告以功蓋天下似不自己至使物
自喜即功成不有帝力何加之意立於不測

即是遊於無有鼓舞其筆端耳已上數段皆
述其命篇之意
嚮疾諸解不同音義載梁簡文以嚮同嚮
猶庖丁章若然嚮然讀同嚮之義然考本
章大意呂林碧虛如字釋之為優今擬解
云嚮疾謂應物之速強梁則非守柔者也
物徹謂梁通物疏明則非葆光者也學道
貴於無為而乃以不勸為功猶以技能相

易相係不免於勞形怵心言所求者非其
道也且也至可比明王乎乃老聃反問之
辭謂若以前論嚮疾強梁等可比明王則
虎豹因文彩以致獵猿因便捷狗因執狸
而致繩藉亦足以比明王乎子居始悟聲
然問明王之治乃告以忘功善貸逃名遁
形始可以論明王之治蓋子居所論者迹
而老聃所論者心心迹之判久矣夫執爨

說之不通爨有離來二音至大之牛豈狗
能執音義載李氏本作狸為當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
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
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
動而真不散一以是終使物各自終也
呂註既其文未既其實實則不識不知之處
是也夫道未始有物虛空無相莫之與匹猶

衆雌無雄吾非應物居然有藏於胷中猶無
雄而卵是以道與世亢而必信者故使人得
而相也地與陰同德則莫得而見示以地文
使得而見也不震則不動不正即不止機者
動之微也初見濕灰以為死不知其杜也及
其有生然後知向之所見為杜權而非正也
天則與陽同波莫得而見示以天壤使得而
見也名實不入則無為機發於踵所以示之

也壤者物所自生踵者息所自起是以知其
有生而為善者機也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
陽勝陰太沖則莫之勝而不一是以疑其不
齊莫勝則平故謂衡氣機也三淵之義以喻
心善淵雖流止之與觀桓蓋未嘗不淵也太
沖莫勝亦若是而已矣及乎未始出吾宗則
藏於天而示以無所示彼莫得而見故自失
而走蓋季咸以其心相人之心我無心則彼

所以相者亦不能獨立是以失滅而不可復
得也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無心無為其
止也因以為茅靡則莫知其為靡也其動也
因以為波流則莫知其為流也求我於動止
之間皆不可得此其所以逃也食豕如食人
則忘我之至於事無與親致虛之極也彫琢
復朴塊然獨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雖萬物
擾々而吾之封自若終莫之變也

林註列子見季咸而疑其師道之不及壺子
告以質由文顯道即事彰言我與汝盡其文
未盡其實何由得道與猶衆雌無雄何由而
卵汝旣未盡我道之實其道猶與世亢而必
信於人故季咸得而相汝也濕灰言將死之
證示之以地文不示則無文矣不震則寂然
不動正者貞也貞夫一故體安靜不正則非
一所以為地文德雖有機杜而不發彼所不

能知也天壤者覆載之功已及於物猶道德
之機發於本根而名實未能入也踵者形之
下極善者可欲之謂彼之所見曰機壺子自
謂為權權則所見者粗機則所存者妙故也
始則杜機於至寂之中而相者疑其死次則
發機於至極之下而相者疑其生已而不動
不靜非死非生參差不齊無得而相也太沖
者至虛而中莫勝列子所謂莫朕是也衡至

平也應物則參差不齊氣虛而待物猶未離
乎機壺子藏神於至虛無朕之際而動靜陰
陽之不齊猶衡之應物故使季咸不可得而
相也鯢大魚審停審止水為淵喻示以地文
流水為淵喻示以天壤大魚盤桓以為淵澄
湛湍疾參差不齊示以太沖莫朕之謂也列
子有九淵此引其三以明壺子之事耳太沖
猶未離乎氣機至於未始出吾宗則與天同

矣此季咸所以自失而走也無心而順物故
虛而委蛇不知其人是誰是何也弟者放任
靡者順從彼且為弟靡因以為弟靡彼且為
波流因以為波流此言壺子之變化在己也
列子見壺子之道遂自覺悟以為若未始學
也歸為妻饜食豕如人不知有貴賤物我也
不役於務去華就實塊然獨立事雖紛擾而
守其封域終不為之變也

詳道註與道遊則無心故死生禍福之機泯
於內不可得而相也與俗交則有累故死生
禍福之機兆於外可得而相也此季咸所以
於衆人則其術神於壺子則其術窮也地文
者陰柔之體凝天壤者覆育之功見太冲者
天地之中氣也陰柔體凝所以應物者靜故
曰杜德機止水之淵是也覆育功見所以應
物者美故曰善者機流水之淵是也至於太

冲莫勝則非動非靜若死若生不上不下當
中若衡故曰衡氣機觀桓之淵是也水之或
止或流或為觀桓其淵一也壺子之機或杜
或發或為太冲其道一也善觀水者察其淵
善觀人者察其道而已列子悟壺子之道自
知不足為其妻饜忘我也食豕如人忘物也
忘我故無內外之殊忘物故無貴賤之別心
若死灰形如槁木紛而封也而莫之動一以

是終而莫之寔也

碧虛註理猶實也事猶文也壺子謂吾與汝無其文故未既其實而固執以為得道猶有雌無雄奚以生化今有季咸之文斯足以顯壺子之實以道為有而與物亢敵故為術者所相地以不動為文見其深根寧極不震不止動靜不發蘊道息念杜德機也反常曰權杜權則復常之義天以發生為壤見其神采

也

外耀也真人之息以踵生氣一動沖和遍軀發自根本豈止眉宇而已哉子之先生不齊但見形質而已太沖莫勝謂太空無勝負而不知所以然衡氣機則輕重平一不可以動靜觀之夫水之波蕩無涯而淵渟鑒物一也猶至人靈府虛豁同鑒故相者無所施其術也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形之語言則已出宗矣弟靡波流皆罔測貌食豕如人視彼若此

塊然獨立無比儼也紛而封哉外蕩而內澄
一以是終如此而已矣
趙註列子神季咸之術以為愈於其師壺子
告以我之所以許汝者盡其文耳而其實則
未汝固以為得道與衆雌無雄而又奚卵言
有形之類皆陰也必有無形者為之主宰而
汝以道與世亢必欲人之見信非無心而任
理故人得而覘汝示以地文寂然而止也萌

乎不萌也不震動故正之正則動矣此謂杜
德機老子云塞其兌閉其門是也天壤與地
文對坤靜而乾動也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
以萬物為芻狗而勃々乎有生意此謂善者
機老子云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也始見以
為弗洽再見以為有生又見而死生不可測
故以為不齊太冲莫勝列子作莫朕是也示
以太空漠然無朕而中有機緘老子云窈兮

冥兮其中有精是也大魚盤桓以為淵靜中
有動衡氣機也止水為淵杜德機也流水為
淵善者機也示以未始出吾宗泛應萬變而
本然者常存也弟靡列子作茅靡茅靡波流
即與之虛而委蛇也列子悔其學之未至於
是去文反質槁木其形雖處紛擾之中而所
守不移一以是終而已莊子論應帝王而言
此者蓋有深意夫為國在仁義禮樂今乃泯

然不見其迹人以為國將亡矣及發政施令
犁然當於人心又以為國將興矣至於寓威
武於文德之中行爵賞於刑罰之外則規國
者不可得而測識矣此聖人治天下之妙道
而託之於神巫之相也
庸齋云文喻外實喻內汝未盡見其實固以
為得道乎無雄奚卯言無心亦無迹也此句
喻其心未化故可以形見目以其道高於世

而欲人必信之便是有迹使人得而相汝也
濕灰言其生氣欲滅地文禪家修觀名萌乎
若生之意不震不動也不正者不可以指定
言此不正與孟子必有爭焉而勿正同德機
生意閉其機而不動有生意欲滅之狀遂以
為弗治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機已露故以為
有生天壤亦是觀名天田者自然之壤猶今
修養家以舌間為天津之類名實不入有無

俱遣也機發於踵言其氣自下而上善者機
猶言性之動處太沖即太虛莫勝不可捉摸
也衡者平也半也氣機之動至於平半之地
而止則是半動半靜所以為不齊也鯢桓止
水流水釋氏皆以為觀名審信也壺子到此
方說出向之所以示季咸者皆此淵也九淵
方示其三耳太沖莫勝未始出吾宗皆是觀
名頽靡拉扱波流莽蕩故自失而走也為其

已

妻爨也下皆隨體黜聰之意不復贅釋李士
表論云季咸者以我之心感入之心以我之
見感人之見故禍福壽夭之妄名起矣名既
已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妄者
又妄受之直以是為真故棄而走也彼至人
者踐形於無形之表超數於無數之先又惡
得而相哉故始示以地文而疑其死次示以
天壤而疑其生殊不知形之生死心之起滅

見之有無也壺子未始有心靜與陰同德動
與陽同波沖則陰陽之中莫勝天地之平也
萬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一謂不齊耳三
者皆謂之機以其動之微可得而見也及其
未始出吾宗則示以無所示彼以實投我而
此虛彼以有受我而此無彼之起心彼見有
盡此之離人入天無盡所以自失而走也壺
子謂見吾三機則猶立我與之虛而委蛇不

知其誰何則我亦忘矣示之者誰邪見之者誰邪莊子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之應世唯寂然不動故感而遂通唯退藏於密故吉凶同患一將出其宗弊夕焉以天下為事則人得而相之矣古之帝王所以蕩々乎民無能名焉者以此王且論云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有不測之用故使人不可得而相孔子曰君子有三寔

望之儼然及其即之又寔而為溫然聽其言也又寔而為厲矣是豈可執一而相哉夫堯一而已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若此之多寔然則聖人出而治天下使人不可得而相者固所以取天下而用之道也歟

季咸以心感人而知其心者道與世亢則不能無心有心則有迹使人得而相也

始見壺子而哀其弗活蓋至人心若死灰
季咸無所施其感耳不震者地之體不止
者坤之化萌所以示之文可見者也杜則
槿閉莫窺機則機有可睹此至人潛德內
蘊之貌有非術者所能測識也再見壺子
喜其有生謂見杜權矣權又機之顯者始
欲杜而今微顯所以知其有生也天壤謂
自然之地生物之本也名實不入心不動

也唯能至靜故其機發於下極吾身生意
之所自始養而為浩然之氣廣而為及物
之仁是謂繼性發見生生而不窮者也又
見壺子而疑其動靜不齊無得而相則至
人之妙用有出於術數之表者矣太沖者
虛之至故莫窺其朕兆也衡以平而善應
氣以虛而善入皆無心於物故不待感而
自應然謂之機者以所以示之者言也三

淵喻前三機之有深意九淵僅示其三而
季咸之枝已窮至人非有心於出奇以屈
人也特示之以未始出吾宗蓋不示之示
無宗之宗亦虛而已何出入之有然則壺
子所示者愈近而季咸所相者愈遠宜其
自失而走也季咸既滅既失壺子亦無有
也然則列子將奚為哉因悟向所學者皆
其土苴而今始識其真紛而封哉一以是

終隕然而道盡之謂也此章實寓應帝王
之妙旨託之季咸之相所以神壺子之道
使後之心醉技術者亦將少醒焉耳吾與
汝與許也孔子曰吾與點也義同既其文
一本作無其文天屈西北為無側加小卜
為無古既不正當是不止不齊如字莫勝
是朕無疑三淵審字列子並作潘音盤水
盤洄也本經音義云司馬本作蟠聚也義

或近之弟靡舊註同類未詳所據今依列
文茅靡為正即草上之風必偃庶協下文
波流之義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一

